

舆论生态与应对之策：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网络综合治理研究

黄华龙^a, 陈长^{b*}, 闫文杰^c

(中南大学 a. 党委宣传部;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c. 学校办公室,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人工智能+”的颠覆式发展, 重塑了网络舆论生态格局, 对现有网络综合治理体系造成极大冲击。在国家治理与文化遗产的语境下, 网络综合治理要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走“两个结合”为指导的中国特色治网之道。遵循《易经》阴阳学说中“两仪生四象”的思维范式, 类推得到网络舆论生态的“四象”, 形成动态治理路径的“四策”, 并构建基于目标与手段的网络综合治理“四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思想资源, 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性转化和传承发展, 有利于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抢占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未来发展制高点。

关键词: 网络综合治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网络舆论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5-0001-07

Public opinion ecology and countermeasures: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comprehensive internet governance

HUANG Hualong^a, CHEN Zhang^{b*}, YAN Wenjie^c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 Publicity Department; b. College of Marxism; c. General Office,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disruptiv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has reshaped the landscape of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ecosystem, posing profound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in the dual contex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comprehensive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a should draw upon the wisdom of it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dhere to the distinctively Chinese path of internet governance embodied in the “two integrations”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Guided by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ts yin-yang dialectics, the paradigm of “two instruments generating four images” is extended to conceptualize the “four image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cology, from which a corresponding set of “four strategies” for dynamic governance can be derived, as well as a framework of “four realm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d by goals and means. By 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wisdom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y pursui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this approach contribute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Ultimately, it supports China’s endeavor to secure a strategic position in building the country’s cyberspace strength and a digital China.

Keywords: comprehensive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ual integration”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line public opinions

收稿日期: 2025-11-19

基金项目: 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23B08);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24YBZ18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23XC0301); 湖南省网信研究课题(24WXC11)

作者简介: 黄华龙(1988—), 男, 广东茂名, 讲师, 湖南省网络德育基地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技术与网络安全。*为通信作者。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颠覆式发展, 前沿技术变革了信息生产模式, 并重塑了网络舆论生态格局。舆论生态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客体隐蔽化、本体情绪化、载体垄断化等特征, “舆论战”“认知战”加剧了数据

极权化和算法武器化。这些新趋势对现有网络综合治理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严重危害总体国家安全。

网络综合治理的概念源于“网络治理”与“综合治理”。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早在1998年就提出“互联网治理”^[1],而“综合治理”源于我国特有的治理理念^[2,3]。我国网络综合治理经历了探索、建立与健全三个阶段^[4]。目前,学界就网络治理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一是内涵要义。网络治理从离散到综合,是相对于传统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其逻辑起点系“网络主权”理论^[5],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责的清晰化、治理资源的共享化^[6,7],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二是治理体系。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动态演化运行,涵盖正能量传播、社会协同、技术治网等多个要素^[8],主要由组织体系、技术体系与评价体系多维构成^[9,10],呈现出复杂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发展态势。三是治理手段。学界按照强制程度或介入程度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德治、礼治和法治工具三大类,表现出自愿性、调节性和规制性等不同特点^[11,12]。四是内容治理。作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关键部分,内容治理亟须多方协作重点完善^[13],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生态治理尤为关键^[14,15]。随着现代传播体系的变革与重塑,以危机管理和运动式治理为主的模式亟待转变成为协同和综合治理^[16,17]。

现有研究就网络综合治理展开了多维度的诠释,但是对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网络综合治理的研究比较少见。这难以体现基于“两个结合”的中国特色治网之道,无法彰显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文化自信^[18]。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19]。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因此,笔者拟在国家治理与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网络综合治理的经验得失和策略优化。这既吻合技术更迭的时代性,又回应交叉学科理论研究的拓展性,更具有国家安全意义上的紧迫性,有利于推进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四象”:网络舆论生态的静态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0]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亟须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科学理念,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国家治理传统,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资源。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能为推进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启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六经”之首,《易经》以阴阳为核心,每卦爻位彰显了变化的规则。网络综合治理可汲取其应变的智慧,用于分析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同时,阴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互为补充^[21],并且以阴阳作为模拟宇宙运行的基本符号^[22],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及其生成逻辑^[23,24]。中华文化阴阳相生,五行并用,以相生相克之道推进思想文化的变迁^[25]。阴阳学说包含着黑格尔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26],阴阳中的对立只是手段,其目的指向和谐与生成^[27]。

网络舆论生态是网络综合治理的关键,辩证统一的思想在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网络舆论生态语境下,正负可作为舆源、舆论和情绪等话语体系的基本符号,其中舆源指的是舆论源头,而舆论则可被理解为公众针对舆源的反响。因此可借鉴阴阳学说中“两仪生四象”的思维范式,以“象”类物得到如表1的网络舆论生态的静态表征——“四象”。

表1 网络舆论生态“四象”

类型	舆源	舆论	符号	类比符号	类比状态
A	负	正	—+	☵	少阳
B	正	正	++	☰	太阳
C	正	负	+—	☷	少阴
D	负	负	--	☶	太阴

(一) 舆论生态的“少阳”:负面的舆源与正面的舆论

“少阳”,在阴阳学说中指阳气开始逐渐上升;在四时中指春季;在地理方位中指东方。在网络舆论生态语境中,类型A基于社会公允的负面价值判断,负面的舆源引发正面的舆论。面对负面的舆源,有一些就事论事的批评声音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

而在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与健康文明的舆论生态作用下,行动者坚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是非善恶自分明”并积极正面发声。涓涓之流积成江河,舆论表现出负面舆论源能被妥善化解的信心,并很快趋于理性、积极和正面。这说明网络传播秩序良好与平衡和谐符合民众的利益。因此,增强主流价值自信,可造势而起、乘势而上,加强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壮大主流舆论以免弱化主流价值,维护良好网络传播秩序,营造更为清朗的网络舆论空间。

（二）舆论生态的“太阳”：正面的舆论源与正面的舆论

“太阳”也称“老阳”，在阴阳学说中指阳气极盛；在四时中指夏季；在地理方位中指南方。在网络舆论生态语境中，类型B基于社会公允的正面价值判断，正面的舆论源自然而然引发正面的舆论，属于正常情况，也是舆论生态的理想状态。坚定主流价值自信，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持续推动网络空间主旋律正向发展。但是，在提升传播质效的同时，仍要评估正面宣传的正向效果及其潜在风险，防范舆论生态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异化，警惕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等负向转化并动态引导，形成正向传播优势。因此，可顺势而为、借势而进，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和议题设置，扩大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应用社会公允的主流价值滋养人心与社会，构建良好网络传播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

（三）舆论生态的“少阴”：正面的舆论源与负面的舆论

“少阴”，在阴阳学说中指阴气开始逐渐上升；在四时中指秋季；在地理方位中指西方。在网络舆论生态语境中，类型C基于社会公允的正面价值判断，正面的舆论源却引发负面的舆论，属于异常情况。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舆论源本身的问题，有时主观的正面反而演变成为客观的负面，比如“低级红”“高级黑”等乱象；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网络传播秩序失衡，导致网络空间主旋律与正能量传播受阻或滞后，甚至可能出现“污名化”“虚无化”“舆论战”与“认知战”等乱象，网络舆论生态恶化。因此，强化主流价值认同，可纠治乱象和疏通主旋律与正能量传播渠道，缩减负面舆论的影响力和扩散范围，维护良好网络传播秩序，致力驱散网络空间“雾霾”。

（四）舆论生态的“太阴”：负面的舆论源与负面的舆论

“太阴”也称“老阴”，在阴阳学说中指阴气极盛；在四时中指冬季；在地理方位中指北方。在网络舆论生态语境中，类型D基于社会公允的负面价值判断，负面的舆论源引发负面的舆论。面向负面的舆论，就事论事的批评建议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重要作用的有效方式，倒逼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舆论自然而然逐渐消退。然而，在利益相关者与算法推荐等要素驱动下，负面舆论出现异常情况，往往会虚化泛化异化并持续可见甚至“霸榜”，长此以往会挤压网络主旋律与正能量的原有空间。因此，可通过舆论源与舆论的“双处置双介入”，挤压负面舆论的空间，加强网络传播秩序乱象整治，注重网络素养教育，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的舆论氛围。类型D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堵点，将在下一部分进行重点论述。

三、“四策”：网络舆论生态的动态治理

根据阴阳学说的一分为二、普遍性和统一性^[28]，舆论语境中的正与负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动态性。负面的舆论源或舆论，如果稳妥处置和应对得当，能够化危为机和体现公平正义，舆论源或舆论即可转变成成为正面。换言之，舆论源与舆论的正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可将表1中的舆论生态的“四象”概括为“正正”舆论（“居安思危”型）、“负正”舆论（“暗流涌动”型）、“正负”舆论（“弄巧成拙”型）和“负负”舆论（“积重难返”型）四种类型。因此，如图1所示，针对静态划分的网络舆论生态“四象”，结合舆论源与舆论的特点，分析网络舆论生态的动态演化，探讨如何选择最优的路径和策略，达成舆论生态治理的预期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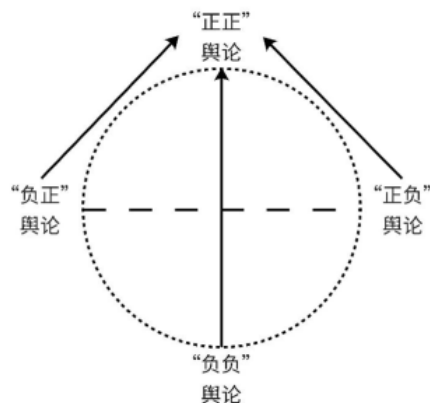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舆论生态动态演化

(一) “居安思危”型：提升传播质效，警惕正负演化

即使面对正面舆论与正面舆论的态势，也要警惕其变异和反转的风险。因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舆论传播由层层扩散的“洋葱式”结构转变为中枢连接的“海星式”结构，极大增强舆论扩散与传播的效能^[29]。因此，需把握传播规律，进一步提升传播质效，做好看不见的宣传，动态防范舆论与舆论由正转负。

正面宣传包括看得见的宣传和看不见的宣传，其中看得见的宣传具有表态性、系列性、活动性、痕迹重等特点，看不见的宣传具有价值观上的确定性，而在故事、结构、技术等方面具有多变性、多样性，正如“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30]。由此可见，最高明的宣传最不像宣传，最有效的宣传是受众为你宣传。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树立新理念、采取新策略、善用新表达，坚持正能量总要求，根据舆论传播的特性和规律，加强宣传策划，理念由“训人”转变为“化人”、策略由“等客上门”转变为“主动出击”、表达由“说教腔调”转变为“活力语态”，守正创新地让主旋律“喜闻乐见”，切实提升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做到以理服人和以文化人，牢牢掌握定义权、解释权、话语权。

(二) “暗流涌动”型：紧盯关键舆论，及时化解矛盾

在负面舆论与正面舆论的态势下，虽然舆论保持着较为单一、正面为主的形态，但是舆论没有及时化解，积聚负面情绪的“潜舆情”持续发酵并可能随时爆发。因此，需精准溯源，紧盯利益相关者，摸排风险点，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及时化解矛盾。

首先，需精准溯源，迅速掌握实情，识别舆论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辨别民情、政情和敌情，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分清主次、讲究策略、把握轻重；其次，需紧盯利益相关者，根据舆论线索，洞察舆论背后的动机来自个体利益还是群体利益，分类做好利益相关者诉求化解和情绪疏导工作，注重实际效果，加强沟通解释，确保处置工作做实、到位，以免出现反复；再次，需摸排主要风险点，舆论有时暴露的是局部问题，但容易爆发由点到线甚至面

的系统问题，因此在稳妥处置和解决矛盾点的同时，需全面摸排主要风险点，制定应对预案，分级分类施策，提前做好平稳管理，以免产生新舆论；最后，需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共识，将政府、企业、平台、专业机构、平台用户等广大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治理过程中，梳理不同主体的价值分工，选择相应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的韧性。

(三) “弄巧成拙”型：加强分析研判，注重舆论引导

正面舆论出现负面舆论，呈现“弄巧成拙”的正能量“失灵”现象^[31]。这种异常现象是由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颠覆式发展，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竞争性真相”风险样态，存在“污名化”“虚无化”“舆论战”与“认知战”等乱象，误导主流价值判断。因此，面对复杂舆论生态，需运用交叉学科思维，应用最优工具组合，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一方面，需善于提取多学科核心思维。在分析研判复杂舆论时，应科学认知网络安全，借鉴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视角识别舆论风险，借鉴社会物理学的燃烧理论、激波理论、信息熵理论解释舆论反转，借鉴情报科学的文献计量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借鉴计算传播学的文本情感分析方法研究人机交互，借鉴社会学的社会网络分析法描摹群体互动关系，借鉴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处理模型研究行动者的情绪与心态。另一方面，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灵活应用最优工具组合。动态协调和优化涵盖正能量传播、网络法治和技术治网等要素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并加快推进构建和健全网络舆论生态协同和综合治理新体系。同时在应对复杂舆论时，需立足网络舆论生态综合治理的全局，按照强制程度或介入程度合理划分德治、礼治和法治等工具类型，以便择优组合进行精准引导。

(四) “积重难返”型：双处置双介入，坚持标本兼治

负面舆论出现负面舆论，其中就事论事的批评建议是正常的舆论监督，然而持续的负面舆论往往会导致网络秩序失衡、网络生态恶化。由于利益相关者与算法推荐等要素的驱动，负面舆论持续可见甚至“霸榜”。因此，需及时感知风险，同步推动舆论与舆论由负转正。

一方面,需把握舆论时间维度的周期性。基于舆论全生命周期与可见性理论,精准感知舆论周期,瞄准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施策;针对周期性舆论,可综合考虑当年重要时间节点与重大历史事件,并根据舆论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划分不同风险等级,通过舆情月历或年历等方式,构建相应等级的预警与联动机制。另一方面,需注重舆论空间维度的整体性。通过挖掘行动者行为数据,进行大模型算法测试,建立历史数据与近期舆论的对应关系,动态描摹具有时空特征的演化过程,运用分类建模对不同群体进行精准描摹;对特定舆论进行全场域关注,利用文本情感计算、主题聚类分析和多智能体仿真方法,在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环境下建构态势认知注意力机制,系统把握社会的复杂性行为,避免主观臆断,精准把握发展态势,以便提前预防、精准施策和标本兼治。

四、“四境”：开辟网络综合治理新境界

阴阳学说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衍生了不同的传统文化思想流派^[32]。因此,在网络综合治理“四策”基础上,可借鉴人生“四境界”说^[33],由个人修身层面延伸至国家治理层面,并基于治理目标与手段,进一步构建网络综合治理“四境”分析框架(图2),力求跳出舆论看舆论、立足全局看舆论、着眼长远看舆论,在传承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以进一步深化网络综合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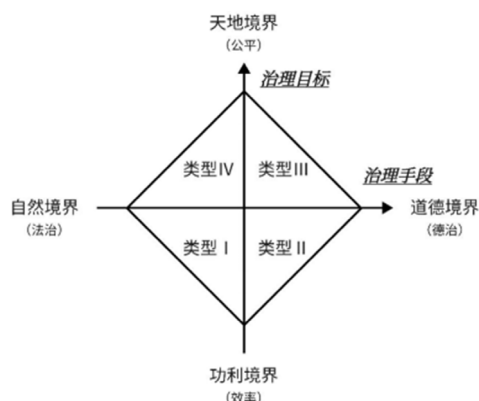


图2 网络综合治理“四境”分析框架

在网络综合治理“四境”分析框架中,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代表治理手段和目标,四种境界与其动机一一对应。根据治理目标与手段的不同,可以组合成为四种类型,这也是网络综合治理的四个维

度,具体可分为:功利境界与自然境界交集(类型I)、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交集(类型II)、天地境界与道德境界交集(类型III)、天地境界与自然境界交集(类型IV)。在新形势下,根据不同的治理目标和手段,可达成网络综合治理的预期目标,以良好网络生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格局。

(一) 功利与自然境界：法术势一体

“追求效率”的治理目标与“法治”的治理手段结合,形成法术势一体的治网理念与思路。即网络综合治理需要把绝对的“势”和变幻莫测的“术”有机结合起来。“势”具有独操性的鲜明特点,即“势”是“法”和“术”的运作基础,而“法”和“术”的施行也是为保持“势”的绝对稳固。

一是“势”之权威。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应首先建立党的权威领导体制机制,从而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归口调度,以“一盘棋”治理“一张网”,确保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四方,这是网络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二是“术”之手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手段单一、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不利于网络综合治理,需要跨学科思维与工具组合意识,灵活应用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力求全网治理与局部治理相结合、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强制管制与柔性引导相结合,推动网络综合治理由“管”向“治”转变。三是“法”之制度。法治是网络综合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构建良好网络秩序的重要保障,更是切断网络犯罪利益链条的根本防线,而且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也是确保网络强国建设顺利推进的基本规范。因此,要把“势”之权威、“术”之手段和“法”之制度结合起来,“三位一体”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深化网络综合治理。

(二) 功利与道德境界：内圣外王

“追求效率”的治理目标与“德治”的治理手段结合,形成内圣外王的治网理念与思路。“内圣”强调修己,“外王”强调安人,具体体现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即深化网络综合治理需把“德治”作为首要治理手段,并将观念形态的“德治”转化为制度形态的“礼制”,贯彻仁政、民本、教育,以文化人、以德润心。

一是仁政。为了确保网络空间的长治久安,需实行仁政,以德治和礼治为基础,弘扬社会公允的

主流价值观,得到广大网民的支持。仁者作为治理主体,需坚持自信自立,力主“以礼待人、以德服人”的王道,由己及人,抑私崇公,以仁治网,培育大众文化。二是民本。建设网络强国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福祉,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走好群众路线,有理有据有节化解矛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教育。要通过教育宣传引导来实现网络生态的和谐与繁荣。坚持教育优先,以教育宣传引导来提升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只有人人具备良好的网络素养,才能真正实现网络生态的和谐与繁荣。因此,当将这种成人成己的实践应用于网络综合治理的时候,必须要形成内圣与外王、德治与礼治、个体与大众的合力,推进网络生态善治。

(三) 天地与自然境界: 尚同兼爱

“追求公平”的治理目标与“法治”的治理手段结合,形成尚同兼爱的治网理念与思路。尚同兼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爱利一体”观念,体现“和”与“大同”的思想。深化网络综合治理需确立人人平等的网络秩序,通过兼爱、尚同、尚贤,平等友爱,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一是兼爱。网络社会的交互关系,应建立在无差别的平等基础上,假如广大网民平等友爱且互爱互助,网络生态自然得到善治。需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互信互利的理念,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共同维护网络秩序。二是尚同。推动网络善治的根本方法就是尚同,即凝聚共识、统一思想。需线上线下形成同心圆,所有同心圆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一致,通过多元互济形成普遍认同的价值共同体。三是尚贤。互联网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人才是互联网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需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尚贤主张按照能力和德行选拔人才,体现平等和公正的追求,只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方能为网络强国建设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因此,在网络综合治理领域,应倡导人与人互爱互助的观念,提倡和推崇平等公正的理念,通过尚同和尚贤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现平等友爱、和平普惠的大同网络世界。

(四) 天地与道德境界: 无为而治

“追求公平”的治理目标与“德治”的治理手段结合,形成无为而治的治网理念与思路。“无为

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妄作为、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广大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深化网络综合治理需遵循客观规律,顺势而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无为而无所不为,自然而然形成良好的网络秩序和网络生态。

一是顺势而为。深化网络综合治理需把握好时度效,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治网可分为侮之、畏之、亲而誉之和不知有之四种层次。即最次的,网民轻蔑且谩骂;再次的,网民畏惧且沉默;其次的,网民亲近且称赞;最好的,网民不知有管网者的存在。二是为而不争。遵循客观规律主动作为,坚持自信自立,树立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治网效能持续提升,集中精力办好己的事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要放眼长远,以天下为己任,无为而无所不为,不在乎自身得失,守柔不争辩、不争功,为网络强国建设添砖加瓦。三是利而不害。遵循无私无欲、利而不害的基本法则,坚持科技向善,引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而且在数智文明新形态宏观构建中注重协调发展,在立足现实中把握未来趋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通过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网络治理实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五、结语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关键在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口,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思想资源,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性转化和传承发展,探讨网络综合治理的实践发展、经验得失和策略优化,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势制宜,达成治网的预期目标,丰富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内涵,坚定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数智文明新形态提供指引。人工智能颠覆性发展,人机共存、人机共生、人机共进,未来已来。尤其是大模型带来的智能涌现,不断颠覆人类认知与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发

展与治理人工智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关切。而且随着数智技术加速创新,催生出数智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需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坚持数字向善和智能向善,守住法律和伦理底线,共享科技发展新机遇。在坚持中国特色中顺应世界潮流,推动数智文明协调发展,共享数智文明的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基于“两个结合”的探索与思考,仅仅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始端。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需要的治理智慧高度契合,希望能为后续千变万化的舆论推演及其治理之道提供一定指引,并能启发广大学者与网信战线思考当代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历史源流和发展方式,从而共同致力构建数智文明新形态,不断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抢占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未来发展制高点,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顾洁, 栾惠. 互联网协同治理: 理论溯源、底层逻辑与实践赋能[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9): 146-154.
- [2] 涂明君. 综合治理观的兴起——简析现代中国建设时期的综合治理与科学治理观念[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 30(12): 92-97.
- [3] 王丛虎. 中国“综合治理”的演进与创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2): 42-46.
- [4] 王建新. 综合治理: 网络内容治理体系的现代化[J]. 电子政务, 2021(9): 13-22.
- [5] 黄旭. 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实践目标和路径选择[J]. 电子政务, 2019(1): 48-57.
- [6] 韩志明, 刘文龙. 从分散到综合——网络综合治理的机制及其限度[J]. 理论探讨, 2019(6): 30-38.
- [7] 杨力群. 健全综合治理体系营造良好网络生态[J]. 红旗文稿, 2023(1): 43-45.
- [8] 郭全中. 协同共生: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J]. 中州学刊, 2023(9): 164-169.
- [9] 张旺. 智能化与生态化: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发展方向与建构路径[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 42(1): 53-57, 64.
- [10] 金国峰. 健全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7(2): 8-13.
- [11] 何明升, 白淑英. 网络治理: 政策工具与推进逻辑[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3(3): 72-81.
- [12] 任昌辉, 巢乃鹏. 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治理工具论的分析视角[J]. 电子政务, 2021(6): 40-51.
- [13] 谢新洲, 朱垚颖.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的内容治理研究: 地位、理念与趋势[J]. 新闻与写作, 2021(8): 68-74.
- [14] 林爱珺, 翁子璇. 智能技术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影响与综合治理[J]. 中国编辑, 2023(Z1): 32-36.
- [15] 邹军. 中国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作[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16-126.
- [16] 杨志超. 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理论析[J]. 思想战线, 2024, 50(3): 112-119.
- [17] 彭广林. 潜舆论·舆情主体·综合治理: 网络舆情研究的情感社会学转向[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49(5): 142-149.
- [18] 苗文玉, 徐国亮. 辩证视域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 源流、精髓与价值[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1): 9-15.
- [19] 张洁钰.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1): 1-8.
- [20]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
- [21] 朱方长, 唐魏娜. 唯物辩证法与《易经》的象思维[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31(9): 32-36.
- [22] 董春. 以经学为治法——《日讲〈易经〉解义》的治世精神[J]. 周易研究, 2022(5): 74-81.
- [23] 张敬威. 《易经》关联式逻辑的形式表征及科学价值[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0, 36(9): 119-123.
- [24] 杨效雷, 张金平. 数字归类、阴阳归类和八卦归类——易学推类逻辑的基本前提[J]. 周易研究, 2014(6): 72-80.
- [25] 李怡. 共识与歧路: 文史分合之于百年中国文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11): 129-144, 206-207.
- [26] 何光顺. 中国哲学感应说与儒家中庸说的唯物论, 实践论诠释[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18-29.
- [27] 丁四新. 关联思维与时令月令系统探论[J]. 哲学研究, 2024(1): 68-76.
- [28] 吴全兰. 阴阳学说的哲学意蕴[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3(1): 55-59.
- [29] 喻国明, 苏健威.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4(5): 81-90.
- [30] 张潇文. 基于传播学视角的意识形态建设[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3): 232-238.
- [31] 李明德, 李沙. 数字时代主流媒体正面宣传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2(3): 125-132.
- [32] 叶自成, 潘丽君, 李珉窥, 等. 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学习与探索, 2009(5): 130-136.
- [33] 邓晓臻, 温立武. 评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兼论人生三境界[J]. 理论导刊, 2011(3): 100-102.

责任编辑: 曾凡盛